

《格言》就是力量丛书



太阳 月亮·星星



总策划 格言杂志社 主编 李彤 副主编 刘京



哈尔滨出版社
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

太
阳
·
月
亮
·
星
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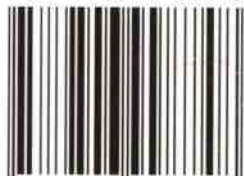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远离喧嚣和热闹，
因为我们只做最好的，也是最适合于你的。

这里有撼你心魄的故事，
有拨你心弦的幽玄，有启你心扉的诗情。

这里是浅滩，是草场，是花园，
是只属于你的秘密之境。

——《格言》如是说

ISBN 7-80699-874-8



9 787806 998748 >

定价：18.00 元

《格言》就是力量丛书

太阳·月亮·星星

总策划：格言杂志社

主 编：李 彤

副主编：刘 京

TAI YANG · YUE LIANG ·

XING XING

哈 尔 滨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格言读本：太阳·月亮·星星 / 李彤主编. — 哈尔滨：
哈尔滨出版社，2006.12
(《格言》就是力量丛书)
ISBN 7-80699-874-8

I. 格... II. 李... III. 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世界
IV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39314号

责任编辑：李金秋 盛学国
封面设计：胡凝

太阳·月亮·星星

(格言·读本)

总策划 格言杂志社 李彤 主编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
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6号
邮政编码：150040 电话：0451-82159787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网址：www.hrbcbb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2.5 字数 170 千字
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7-80699-874-8
定价：1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：0451-82129292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：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▶▶ 我们泄露了花儿的秘密 | 1 |
| 燕京以北，湘江以南 | 落草火子 2 |
| 生如夏花 | 尔麦格米 8 |
| 猫妖·猫妖 | 魏姣 14 |
| 矮竹竿的春天 | 快刀青衣 20 |
| 在下一个雨夜 | 挪威的森林 25 |
| 第8种武器 | 呢喃的火花 30 |
| 所谓爱情 | 王雄成 37 |
| 当秀才遇到兵 | 盛世百合 42 |
| 我所记得的告别 | 夏樱桐 47 |
| 完美的拼凑 | 啾啾呀呀 52 |
| 莫小小与张狗刺的似水流年 | 许如 58 |
| ▶▶ 小生偏不有礼 | 63 |
| 朋友 | 余华 64 |
| 夕照坡上的火车 | 陈吉文 72 |
| 在阳光下 | 小饭 79 |
| 少女的祈祷 | 毕亮 83 |
| 我爱你，与你无关 | 宁夏 89 |
| 谁是我生命的天使 | 海宁 96 |
| 小耗子 | 【埃及】台木尔 101 |



▶▶ 未具名情节 105

- 唐门少女的千千心结 罗洁 106
- 传说时代 李建颖 111
- 第五十一条龙 [美] 黑伍德·布鲁恩 116
- 天幕坠落 [美] 大卫·赫尔 122
- 流亡的夜 霍扑·黑岩 128
- 千万不要弄丢你的钥匙 鲁奇 134
- 天上有贼 尹欢 139
- 琵琶如血琵琶行 凌九九 144

▶▶ 时光部落里的记忆 151

- 随风吹笛 林清玄 152
- 有些鸟儿我们是看不见的 李城 154
- 时间怎样地行走 迟子健 156
- 灯火的温情 叶延滨 158
- 旷野的秘密 半文 160
- 对一朵花微笑 刘亮程 162
- 生命的足音 达亮 164
- 风中的马蹄灯 钟杰卓 166
- 歌谣 陈洪金 168
- 思想的树叶 张佐香 170
- 高原随想 李钢 172

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▶▶ 在黑暗中携手同行 | 175 |
| 我唱自己的歌 | 顾城 176 |
| 整个春天..... | 于坚 178 |
| 一粒石子犹如一句格言 | 萧春雷 180 |
| 阳光中的向日葵 | 芒克 182 |
| 八月：梦见梦想 | 天骄 184 |
| 第三个月亮 | 姚学礼 186 |
| 一朵青莲 | 蓉子 188 |
| 回旋 | 江河 190 |
| 谁打扰了我的冬眠 | 段绍任 192 |



Contents

目录

我们泄露了花儿的秘密

莲花、白兰、茉莉、栀子、凤仙、芍药、

喇叭花、牵牛、石榴、油菜花、合欢花、





燕京以北，湘江以南

◎ 落草火子

A 湘南

暮色四合的时候，我常常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一座城堡，古色，斑驳，城墙上有着青苔，阳光的影子照在上面，它们蔓延成一幅幅明灭涣散的画。

在这座城堡里，我要一个人居住，白天巡行，夜里打更。

当然，这只是幻想，幻想而已。可是想着想着我就会很开心，很开心我就会接着没完没了地幻想。我想我是无药可救了。

我18岁，大一。我叫蔡湘南。我出生在湘江以南，一个弱小但美丽的城市。

有时候，我确实是凛冽而尖锐的。比如，我有一个哥哥，他很英俊，英俊得让所有男孩子嫉妒，他高中的时候开始带女孩子回家，我鄙薄这行径，于是用恶毒的言语赶他出去。终于，在某个夏天的午后，我们宣布分道扬镳。

时间长了，对我而言，这一个哥哥，有或没有，似乎都一样，我觉得无所谓。

何况，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兄弟，和我哥一样，他也有咄咄逼人的英气，但他很善良，并且，有惊人且罕见的豁达。他总是能够容忍我的孩子气，然后微笑着说：“湘南，我知道你是对的，可是你总要放人家一条生路啊。”

听起来仿佛我就是魔鬼撒旦，我忍不住大笑，笑过之后心情就会变得很明亮很开阔，像大雨清洗过的天空，湛蓝湛蓝的。

有这么一个兄弟，我觉得比拥有一个哥哥要幸福一百倍。

他叫燕北。燕京以北。燕北的血管里汨汨流淌着北方人的血液，豪爽、热情，可是外表安静，一点都不张扬。我喜欢和这样的男孩子在一起。

只是有时候，他也会落寞。看着他面容模糊神情恍惚的样子，我会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起来。我不知道怎样安慰他，我只是安静地把手指插在衬衣口袋里，默默地陪着他走很长很长的路；或者，一起仰望天空，且听风吟。

幸好这种情况出现得不多，燕北总是会很快回过神来，脸上的忧伤转瞬即逝，然后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努力地微笑。



他知道我是心疼了。所以不快乐也要装作快乐，好让我开心。

可是他不知道这样我会更加难过。我常想湘南你真没用，燕北这么不开心，你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

这都是大学以前的事了。现在我们18岁，我在长沙，他在武汉。据说他那所大学是全国风景最美丽的大学，有好看的樱花和银杏树，还有一个很大的湖泊，只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。

B 燕北

我18岁了。我像一株热带植物，生长得迅速而热烈。

18岁那天，我在心里默默念这个命题三遍：我成年了，我成年了，我成年了。然后我预感到生命在这里会狠狠打一个结。

暮色四合的时候，湖边的路灯刷一下亮起来，水里的倒影像是青春在滚滚燃烧。我可以清晰地听见樱花呼啸的声音和时光马不停蹄的轰隆声。

我在武汉怀恋我的燕北，我的湘南。

燕京以北，湘江以南。

我的燕北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，人们都长得很挺拔，像乔木，面容温和善良，他们让我景仰，同时，感觉温暖。街道上有一些英俊少年，他们把单车骑得贼快，随时就要飞起来似的；女孩子则穿着很招摇的鲜艳衣裳，一边气喘着一边还要尖叫。

我想这就是美好。这是一座美好的城市。

我经常在马路上和伙伴们疯狂地飙车，在同学的恶作剧之后不介意地一笑，在课堂上乖乖迎接老师的赞美，在美术课上画唯美而安静的水彩。没有呐喊，没有夸张，更没有抽象。

15岁，爸爸与同事互调工作，我们一家三口离开燕北，来到湘南，在这个植物气息浓烈的江南小城安定下来。

不错，这里的鲜花常年在街道上开放，树冠庞大的香樟树是那样温柔、好看。

在湘南，我认识了蔡湘南，一个英俊而倔强的男孩子。

第一次见他，他桀骜的眼神就刺痛了我的心脏，我突然想起哥特式教堂的塔顶，那尖尖的，直刺穹隆的塔顶。它们都一样让我震撼。

我在心底对自己说，这个男孩子，他会是我最好的兄弟。

我的预感是对的，几天之后，我们已经并肩走在氤氲着清香的街道上，湘南像燕北的朋克或古惑仔那样，不停地吹口哨或者唱歌。他是很活跃的男孩子，而我则相对安静。这很好，我分享他的青春。

很多次，他跟我说起他哥哥，说那个读着高三的帅气大男孩，他对弟弟的态度是



那样冷血，不闻不问。

看他愤愤的表情我总是忍不住发笑，他的哥哥我见了，性格张扬但绝对善良的一个人。我说：“兄弟啊，我看你哥挺好，只是你没发现而已。”

他倔倔地摇头，说：“我不信。”

真是任性又骄傲的孩子，要我说明什么好呢。我什么也没说，我相信时间的力量。

A 湘南

我至今都记得15岁那年与燕北的相遇。

燕北穿白色的棉布衬衣和米色长裤，落落无尘，身材挺拔，像白桦树，手指很长，似乎有做艺术家的天赋和气质。

燕北说纯正的普通话，字正腔圆，可是用他的嗓音说出来，有江南的湿润和柔和，一样的好听。

燕北微笑的样子最好看，淡定、干净、透明，远远瞧着，还有一点点离群索居的味道。你看了都忍不住想被感染，想和他一样，有酷酷的笑容，做上帝的宠儿。

他还完全是个孩子，可是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与众不同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燕北不是土生土长的湘南人，他来自燕京以北。

知道这些，是在我们做了同桌之后，他给我讲他的家乡，那里有一座基督小教堂，每当做礼拜，人们的嘴里吐出鲜花一样芬芳的句子。他说他是喜欢鲜花的孩子，痴迷而执著。

我笑了。我相信他。不过我更愿意想象教堂的样子，我把它幻想成一座古堡，我在里面，肆意而自由地奔跑，从城墙的东面跑到西面，又跑到北面。我长久地痴迷，忘却时间。

你们注定了要做一辈子的兄弟，某一天在大街上，算命的先生说：“这是宿命，你们谁也无法逃脱。”

“我们都不想逃脱。”我和燕北抢着说。

后来混熟了，我经常到他家里去。第一次，我吃惊于他的居室那完美的对称和统一。比如，柜子是南北相对的两套，橙黄色，枕头并肩而放，书桌是连体的那种。衣橱里，挂着两套一模一样的Adidas运动服，还有同样的运动鞋，甚至，在不起眼的抽屉里，那些被遗忘或珍藏的童年玩具都是成双成对的。

总之，在他那里，我很难找到孤立的东西。它们就像是彼此的身体和影子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坚持在一起。

她妈妈更有趣，她竟然说，这样家里像养了两个男孩子，热闹非凡。

我叫他妈妈阿姨，阿姨却像叫燕北一样，大声地叫我儿子，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



不过我知道阿姨是真的对我好。他们一家人对我都挺好。虽然他的工程师爸爸平日里沉默少言，可是我去后，他竟然会“勾引”我和燕北陪他喝酒，好容易成功了，又只让我们喝一点点。

然而，令我意想不到的，后来阿姨把燕北的很多东西都送给了我，她说，与其“像”养两个男孩子，不如就当真养两个。湘南和燕北，你们都是我的乖儿子。说着说着，她的眼睛竟红了起来，有一些湿润的东西氤氲在里面。我想阿姨是真喜欢我了。我鼻子一阵发酸，我说：“这是真的吗？我和燕北就要做亲兄弟了。”

亲兄弟。这三个字让我感觉温暖。

再后来，我穿着和燕北一模一样的 Adidas 运动服和运动鞋去了学校，同学都说，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双生子，都有俊朗的面孔和挺拔的身体。

我沉浸在种种未曾体验过的赞叹和惊呼里面，幸福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。

4月，燕北15岁生日，阿姨买了两个蛋糕。我们一起唱生日歌。阿姨开心得哭了，叔叔也高兴，喝了很多酒。那一天我们都很放肆地幸福，仿佛全世界是我们4个人的一样。

那一年，我总共过了两个生日，燕北也是。我的生日是夏至，6月21日。

B 燕北

15岁那年我过了两个生日，第二个是在湘南家里过的。夏至。

那一天是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。太阳升得很高，光线被茂密的香樟分割成一片一片的，像碎碎的水银撒在地上，一点也没有章法。

湘南就是在这样的光线里生长了15年，有凛冽的性格和灿烂的笑容。然后与我相遇。流年。光华。童年。暗影。

那一天是个特别的日子，那一天出了一点点意外。

湘南哥哥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学校的公告栏里，因为打架，他被开除了。

他叫蔡箫辽，高三。我常常在学校里看着他穿着破旧的牛仔裤，脑袋埋在长长的头发里面，或者神情漠然地望着天，身影流动着恍惚的气息。他是那种讨女孩子喜欢的男孩子，英俊就英俊得要死，颓败就颓败得有型。只是，他不讨老师喜欢。通常，当我们碰面的时候，他会收敛起孤傲的眼神，态度温和地说：“燕北，你好。”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一天距离高考仅剩15天。

我一直担心他家里会有轩然大波，可是没有。湘南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，再说，箫辽的功课糟糕透顶，就算让他去高考，也是什么大学都上不了的。

我苦笑。回家后，箫辽沉沦的背影和疲惫的眼神不停地在我眼前浮动，我为他和湘南感到心痛。

他们本应该是和谐的一对兄弟，可是为什么，关系还不及我和湘南。

箫辽第二天便南下去了深圳。

我们去送他，我吃惊地发现他的长发和配饰藏刀都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百分百的阳光少年。棱角分明的面孔和四溢的青春，让人羡慕。

临走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替我好好照顾湘南，他太任性了。”

湘南不满，说：“得了吧，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。”

我看到箫辽似乎想说什么，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我沉默。我说过，我相信时间的力量，它是漫卷的海潮，总有一天会让我们凛冽不再。

箫辽离开之后，我更成了他们家的常客。湘南的妈妈对我很好，不过她老是叫我箫辽，发现错了便是一副怅然自责的表情。后来她叫箫辽的时候我便爽快地回应，就像我真的是箫辽一样。

我妈妈倒是很亲热地叫湘南儿子，几乎一次都没有错过。

有时候我也开玩笑，对湘南说：“弟弟，快，叫我声哥哥。”

他的拳头立马就挥舞了过来：“你去死。”

我不过比湘南大两个月而已。

无比的年轻。无敌的青春。

两个英俊少年就这样站在开满鲜花的街道上，做出嚣张无比的样子，一边猖獗，一边数数：15，16，17。

3年。我们白衣飘飘的年代，我们滚烫的似水流年。

17岁，轮到我們高三，我们的脸一天天消瘦，但是眼神依然犀利。我和湘南变成了真正的兄弟，一起回我的家或他的家，一起吃饭，一起休息，然后一起上学。

因为我们，我爸爸和他爸爸也成了好哥们。他们一起叫我们儿子，不分彼此。

① 湘南

两年后的夏至，哥哥从深圳回来，他20岁，我17岁。

这一年，高考提前结束，我和燕北在街道上看见一个英俊的男人像一棵白杨那样朝我们挥手，心里欢腾得厉害，我听见燕北兴奋地说：“湘南，你看，箫辽回来了，你哥哥回来了。”

两年，足以消除我们兄弟俩所有的冷漠和孤傲。

两年，我终于在父母的思念里开始怀念他，怀念他小时候背我上学的情景，怀念他替我背黑锅挨爸爸的揍……

两年里，箫辽给爸爸寄胃药，给妈妈寄治疗偏头痛的磁枕，给我和燕北寄好看的书和好听的CD。

燕北说得对，我哥确实挺好的。

可是当我提起这些的时候，箫辽只是淡淡地笑笑。20岁的大小伙子箫辽，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有嚣张气焰的颓废青年了。他收敛起全部的尖锐，已经会说很温和的话了。

两个月后，我们收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在长沙，燕北在武汉。他说他要去全国最美丽的大学，他成功了，他是那样喜欢鲜花的一个男孩子。

我依然幻想着我的城堡。在这座城堡里，我要一个人居住，白天巡行，夜里打更。燕北来信说我一定可以的。

② 燕北

湘南，我们在风里面长得飞快，我们终于长到了18岁，我们终于不再是孩子了。我要给你讲个故事，一个关于京北的故事。

是的，京北，燕京以北。你一定没有听说过他，可是，你穿过他的白色Adidas运动服和运动鞋，你用过他的橙黄色书柜和书桌，你过过他的生日，你甚至用和他一样的声音叫过我哥哥啊。

京北，我的孪生弟弟京北，和我穿同样衣服的京北，总是陪我一起快乐一起忧伤的京北，京北，连生病都不谋而合的京北，京北，15岁那年死于一场流行肺炎的京北。京北。京北。京北。京。北。

湘南，你知道吗？在生命的前15年里，我和京北做的唯一不同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与死。在这场浩劫里，我是幸存者，可是我又是多么大的受害者啊。

15岁那年，我不停地怀念我的弟弟京北，我无法从他的死亡阴影里走出，为了我，爸爸和妈妈离开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燕京以北，来到湘江以南。

在这里，我认识了你，湘南，你有英俊桀骜的眼神，你是多么像我的京北啊。有好多次，我都把你当成了我的京北啊。

湘南，你是我的京北。

湘南，你是我的弟弟。

湘南，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兄弟。

你相信吗？

还有，湘南，我想你了，你能来武汉看我吗？

生如夏花

◎ 尔麦格米

1

记忆如潮水奔涌而至，一波一波把我推向往事的边缘。

我说：“我已经不要你了。”

它说：“但是我终究是你的。”

他说：“既然来了，那么收下。”

2

从食堂二楼的落地窗户往外看，林披着夏日的阳光走在林荫道上。那些高大的乔木们在阳光下站立，每一片叶子都闪着金色的光芒。它们把它们的影子紧紧踩在自己脚下，连一朵也不肯让给他。而林似乎没有觉察到这些，依旧缓慢而优雅地行走。我想象他嘴角应该浮起若有若无的笑来，这样才更显得他与整个世界的格格不入。

洗碗的时候我看到林慢慢地走出我的视线，回想我们在一起时的那些事情。但是想起来的也不过是一些或者美好或者悲伤的片断，仿佛一个一个点，无法连结成光滑的直线来。我叹口气，原来我与林的过去，也和别人的一样，成了填补记忆深处断裂伤口的用具。补上了，也就该遗忘了。

F捅捅我的腰：“你准备把碗上的釉也洗掉吗？”我朝她吐吐舌头，把水里的碗捞起来。

我只是不明白，我是如何做到把这一段我以为应该刻骨铭心的记忆忘却的。

回寝室的路上F走得很快，头也不回一下。到门口的时候她说：“小同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缺乏信任。”我笑笑，不回答。她率先进了寝室，并且坐着，不说话。她这么做是在告诉我她生气了。我知道，但是不以为然。一个人生气与另一个人没有关系，何苦要让别人知道呢？

水龙头里的水肆无忌惮地落到我的身上，头发上。我摸着短短的碎发想，三个月前我的头发还不是这个样子呢。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林，还不知道在这个可憎的学校

里有那样一个眼神恬淡的男孩子呢。那些曾经被我引以为傲的头发此刻正躺在黑黑的厚重的泥土里，呼吸地底阴沉的空气，也许只有鼯鼠与它们为伴吧。而林，他知不知道呢？

洗完澡我躺在床上看书，那些方块字整齐地排列着，一齐向我挤眉弄眼。于是我说：“F，我想去找林。”F停下叠衣服的手伸到我额前，“你没发烧呀！”她说。

“我说真的呢。”我合上书，翻身下床：“真的。说真的。”

3

2003年7月1日。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的，我想。

这么长的头发，剪掉了可惜呢。那个温柔的阿姨用她卷卷的普通话跟我讲这一句的时候，我听到自己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最底端。

我说：“剪吧。”

剪吧。剪吧。

阿姨动作轻巧。“咻咻咻。”她剪了很多下，每一下都是极尽软和的。我一直闭着眼睛，直到它们全部都落到地上。等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镜子里的自己已经是另一个样子了。

“剪下来的头发还要吗？如果不要的话，可以卖好多钱。”阿姨用皮筋把它们扎起来，递到我面前。以前，以前我就是那样用皮筋把这些长长的、细细的发丝扎起来的，我想，

还是，拿回去吧。我接过头发，拿在手里，觉得很沉。记起一个女孩唱过的歌：

我已剪短我的发
剪断了牵挂
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
长长短短
短短长长
一寸一寸在挣扎
我已剪短我的发
剪断了惩罚
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
反反覆覆
清清楚楚
一刀两断
你的情话
你的谎话



“长发呢？”F看到我的时候眼睛里冒出光来。那种惊奇的样子仿佛看到外星人到来。

“何必如此奇怪？”我朝她笑。

“怎么能够不奇怪，那么长，”她说，“为什么要剪？”

“剪了就剪了呗，”我说，“不知道原因。”

我想我终究是没有勇气对着理发阿姨大声说：“那个，我要剪梁咏琪一样的发型。”我是胆小的，我也终究不敢告诉别人，发丝断情丝断。不敢。

4

我喜欢坐在食堂靠窗的位置。夏天了，太阳直直地照进来，整个人都沐浴在阳光里，没有丝毫的隐藏。玻璃真是个好东西呢。从窗子里望出去，林依旧优雅地行走。乔木们收起自己的影子，一点点施舍的意思也无。林总是能够把一切处理得迅速而从容，让我没来由地羡慕他了。

“F，我想去找林。”

“找他做什么？”F问。她总是这样子，提一些没有建树却很实际的问题。

就是，找他做什么？确实没想过呀。笑自己了。

我扒两口饭。“你等我一下。”我说。我把碗推开，跑下楼去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过他的身边，再从食堂后门跑到楼上，把碗里剩下的饭扒完。看林慢慢走出我的视线，我笑，汗流下来。忘记是夏天了呢。F很不解：“这么跑一圈，就是为了与他擦肩而过，值吗？”她不懂的，我知道。

佛说，前世五百次的回眸，才换来今世的一次擦肩。我想，前世，我为了看看这个男人，一定扭断过脖子。

5

现在的孩子真辛苦，连早恋都不允许。可是，多少年前的时候，像你们这样的年纪早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爸妈了。这是我的老师对我说过的话。那个时候我还小，在这样的调侃里羞红了脸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十七八岁的孩子，是多么希望得到异性的拥抱。

“你们是怎么开始的？”夏天的时候我们逃出寝室，跑到六楼的平台上面。星星在头上舞蹈得美轮美奂。远处万家灯火，车流，霓虹，繁华的城市。我们坐在一起，轻轻地说话。

“三月份的比赛输了，他来安慰我，便开始了。”我说。

“这么简单？”她说，“我不信。”

“本来就这么简单。”我回答，“爱情有魔力呢，来了便来了，没有一点点准备，一旦处心积虑想挽留的时候，便也走到末路了。相识是一种缘份，而强求是苦痛。”